



金蜘蛛丛书



柏一

荒唐不是梦

I

Z

H

U



荒唐不是梦

北京计劳干院图书馆



L002847



丛 书

(马来西亚) 柏一

S

H

U

(冀)新登字 006 号

《金蜘蛛丛书》主编 戴小华

策划 徐 征 李自修

金蜘蛛丛书
荒唐不是梦
柏 一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7.125 印张 139 千字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定价:8.80 元

ISBN 7-5434-2551-3/I · 235

序

戴小华

近百年来，中国历史跌宕起伏，有些华人离开了母土，移居海外，在异地各自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奋斗；其中所历经的孤寂与挣扎实非等闲可以道之。

这些华人的心情与当年自我放逐、流落欧洲的屠格涅夫是相似的。然而，即使身在他乡，语言和文字却使他们与故土的根源藕断丝仍连。这使我想起屠格涅夫当年所说的一段话：“当我对我的祖国有疑惑、伤感的意念的时候，你这伟大而有力的俄国语言是我唯一的依靠和帮助。我不能相信如此的一种语言，不是属于一个伟大的民族。”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她的语言和文字当然也是伟大的。

四十多年来，中国历史又生巨变，令海峡

2 荒唐不是梦

两岸分隔。长久的隔绝，使得两岸的社会形态与生活岁月各不相同；至于聚居香港、东南亚及欧美的华人社会亦分别处于独特的环境中。然而，尽管世界上的华人分处各地，但基于血缘上的渊源及文化上的感情，彼此之间，仍有着一份深深的关切。而这种特殊的感情及特殊的环境，也成了作家在文学创作上最好的酵母。

于是，他们以优美的文笔，纪录了各自的闻见和感想，呈现了近数十年来各地华人的生活真貌，表达了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关切和希望。亦同时展示了这个时代华人的才思、文采和智慧。他们不仅用文字显示了他们独特的风貌和风格，并用文字同他们的读者建立了千丝万缕的感情联系。

这类华文作家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一端植根于久远的传统文化，另一端则吮吸着日新月异的现代文明。

数十年来，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坛名家辈出，佳作纷呈，不仅成为世界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成为中华民族文学宝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从事写作的女作家更是壮大繁盛，尤如绮霞丽天，已不只辉映半壁而已。

如今，河北教育出版社有志于女性文学的繁荣，决定继《红罂粟丛书》及《蓝袜子丛书》之后，推出一套台、港、澳及海外华文女作家作品系列。这个构想，如从文化的意义上说，多少也能表达出这数十年来各地华人的一些生活经历、思想感情和文学创作成就。

何况，在当今整个世界趋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文学

已面临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困境；甚至有人警示，文学这个“物种”，已面临了物竞天择、自然淘汰的境遇，河北教育出版社依然能秉持着对文学的热情，依然高举着理想的旗帜，愿意冒险斥资出版，就这点，我对该社的魄力及勇气是由衷敬佩的，故今年年初与我联系，邀我为该丛书主编，我毫不迟疑，一口允诺。然虽忝列主编，实际上，丛书中的作品全由作者自选提供。而且，我也没参与出版社的决策，只是从旁协助而已。

出版丛书是一件颇不容易的事。丛书的组稿工作是今年三月才开始进行，由于时间急迫，作家又散居世界各地，联络耗时。虽尽己所能，耗费不少精力；但因受时间、版权及作品篇幅等所限，肯定不少重要的作家及优秀的作品被遗漏或被迫忍痛割爱了。因此，不无遗憾！

这套丛书，可以说，只是从满天云锦中截取一片，从满园香葩中撷取几朵，奉献于广大的读者之前。

丛书编辑工作伊始，大家曾一度为丛书的取名众说不一，直到四月中旬，在一个细雨纷飞的夜晚，我仍躺在床上苦思着。窗外，一只蜘蛛悬在屋檐下，孤独地织着网。它的工作并不顺利，一阵风雨，就将它织着的网弄破了！然而，它仍是默默地、耐心地辛勤工作着。突然，灵光一闪，我纵身一跃，低呼着：作家创作时不也是如此吗？他们几易其稿，呕心沥血，“虽九死其犹未悔”，直到把精美的精神食粮奉献给读者。至于用金色，乃是取其色泽尊贵、独特，就像作家的作品一样。

《金蜘蛛丛书》的出版只是一个引发点，但愿所有作

4 荒唐不是梦

者、读者、出版者能学习蜘蛛织网的精神，为寻求完美而努力不懈，一同为达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学盛世而努力。

1995年5月13日

于马来西亚吉隆坡寓所

自序

记得初中时，学人玩一种游戏，叫“灵魂钱”。玩法简单，先准备一张依照指示写满字的纸，中间放一个钱币。玩的两人，食指按在钱币上，说几声“灵魂钱请上来”之类的话，钱币就会“自动走”。这时，任何一方发出问题，钱币就“走”向显示答案的字眼上了。

当时是因好奇而玩，还懂得分析说“钱币会走动是由于心理作用。在有点害怕的情况下，指头就不期然的颤抖着推动它。因此所谓‘自动走’其实就是根据心理指示的一种动力。心中希望它去哪儿，指头便把它推向哪儿。”

玩的时候，我问了一个问题：“长大后会有什么？”灵魂钱转呀转，转了两圈似乎找不到答案，最后停在“作家”的格子上。

毕业后出来办事，当了半年文员。后来进入

报社任职编辑，偶然又看见一群孩子玩灵魂钱，就不由想起此事。暗忖：“也许当时灵魂钱在纸上找不着‘编辑’的字眼，就只好跑到同样是抓笔的‘作家’方格上去吧！”想着不禁失笑。

再后来，参加全国乡青短篇小说赛得了奖，又陆陆续续获得其他奖项，为我带来一股鼓舞作用，也就开始较正式地踏上创作路途。这时再想到灵魂钱，心中也一阵莞尔。

几年前出第一本书，再玩味灵魂钱的故事和“作家”这字眼，禁不住又有想笑的感觉。

去年和今年，在台湾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而如今，在戴小华的牵引下，首次“登陆”中国结集出书，我却不由悄悄想起此事，依然是含笑的。

在这儿说出灵魂钱的片段，完全没有迷信的意味，只是觉得好玩，同时揣测：到底是“灵魂”，还是我自己的心，把钱币带到“作家”方格上去的呢？

是字眼的神奇力量带出我写作的兴趣也好，是写作的兴趣导致神奇的假象也罢，无论如何，毕竟开始写了，就是一件好事。

小时候，我不爱动手抓羹匙吃饭，非常坏蛋的张大嘴，等着母亲喂。母亲喂了一匙白饭就会再喂入一匙加了蒜米油和酱油的蛋碎，好吃得不得了。我吞下一口饭，再吞下一口蛋，必定就会说几句话，毫无意义的，乱说的。邻居听见了，就打趣说：“这么爱说话的小家伙，长大了不当律师准当演说家！”母亲听了笑着啐一口，道：“她在我肚子里时就开始学说话了，以后做不成演说家也

该是个讲故事的高手!”

幸亏母亲是开玩笑的，不然可得辜负她的期望了。我非但不是讲故事的高手，甚至半点也不会讲故事，从来没有讲过一个完整的、动听的故事。

但我写故事，我爱写故事。

我爱写一篇又一篇的故事：现实的、理想化的、美的、丑的，我都想写、都爱写。

这回，自自然然地在中国出书的缘来了，心头着实欢喜。我写的故事又结合在新的封面之下，与中国读者见面。希望它是一个更完美的新生命，更希望读它会喜欢它！



童年柏一与姐姐合影



柏一荣获全国乡青中篇小说奖



与台北儿童结缘



为读者签名留念（1992）



中国江苏作家来访，摄于吉隆坡火车总站（1994）



办公，摄于报社（1994）

目 录

1. 荒唐不是梦	1
2. 系起一串钥匙儿	23
3. 烟绕一颗心	59
4. 请停车等待我	68
5. 口中的抖音	89
6. 粉红怨	97
7. 蛹期漫漫	126
8. 养儿	144
9. 红伶归路	160
10. 香口胶	169
11. 糖水酸柑汁	178
12. 水仙花之约	190
13. 雏音夺人	
—— 柏一及其创作	213

荒唐不是梦

现实生活中，许多身为情妇的，都感迷茫，而不承认迷茫。

小说里，有人偶然从迷茫中走出来，却又重新跌回去。是风骚本色使然？或根本从未醒悟过？或执情寻觅那所谓爱？

什么年代了？还有人热衷相亲？

凌可盈闲闲转侧，不想再与面前的人相对。肯来，是因日子无聊，也同时想看看：谁是与她一般无聊的人？

廿八岁，在今时今日，单身仍是抢手的一朵花，实在不必着急嫁人。

然而，老妈的心意她最明了，想快快替她寻个好人家，让她早日忘掉……那个别人的他。

如此演场好戏，不辜负老妈美意，也让她死了条心。对面前这种钻石王老五也不看在眼内，瞧她下次找什么

人来相看？

那个别人的他，此刻正伴着妻儿，在吃团年饭吧？而她正与一个闷头，大眼瞪小眼吃闷气饭，共度情人夜。这一年的除夕与情人节碰在一起，据说五十五年才一回，许多人都会记得。而最记得的，该是尝尽落寞的情妇之类，像她。

“吃饱了吧？走！”她没好气，回转头来，盯着眼前听说是大学生的男人。

其实不像男人，被女的多看一眼马上脸红，是男孩才真。不过也挺本事的，比她年长一岁，自个驾辆小货车做农药生意。最近赚了钱，还投资汽车零件业，与友人合股开了家小型工厂，抓个大哥大手提电话，几乎每分钟谈生意。都是相亲前老妈报的资料。

这样的青年，到哪里去找？她暗忖。

其实也并非毫不动过心，若完全不在乎，也不会来。但看了第一眼，已胃口不好。太嫩！跟他走在一起，像姐弟，搞不好更像师生。

“走？”她再问一声。灯光下见他的脸蛋似乎更红。也许低估了他，至少知道自己不受欢迎，会因此而羞愧。不像些牛皮灯笼，第三声“走”字说出了，还懵然嘻笑着说：“看电影如何？”

“嗯。”男人沉默站起，还微微欠了欠身，有着西方男士的礼仪风度，到底是个喝过洋水儿的。

她等他走到跟前，热情地伸过手，插入他臂弯，露出个媚笑，说：

“记得给我电话，但要过了子夜。”

男人神情果然错愕，一脸迷惘。

击退纯情男生，最高明的一招是：尽情风骚。他会害怕得从此彻底忘记这种女人。他要的是小家碧玉。

走出高贵餐厅，她轻轻抽出手飞了个热吻。

月色中，背后那双炽热眸子必已变得冷淡。

“又走宝了。”她淡然嘲笑自己。

过了子夜，大学生当然没敢来电话，大概还在忽冷忽热的疑惑中浮沉。那个别人的他，声音倒从话筒彼端传来：

“盈儿，睡不着？”

“睡熟了，被铃声吵醒。”微愠，编了个对方和自己也不相信的谎言。真正的朦胧声调可迷人，装不出。况且气在心头，喉咙似在喷火，了无刚从梦中醒来的甜意。

“生气？整晚怎么过？”

“过得非常好。”她没好气。情人节已溜得失去痕迹了才肯摇来电话，就为了问这无聊话？没答一句问候他娘亲的话，可确够客气。

“你还没有告诉我怎么过？”他紧追不舍。“心一起疑就变酸。”话中的醋味已透过话筒直扑可盈鼻子。

“团年饭可香？”她故意移开话题，吊吊他瘾子。情妇永远胜于妻子的一点，就是懂得不一五一十报告行踪。

“……”对方静默。她晓得击中要害，别人的丈夫正在为情人节这日子没陪情人而愧疚。约半分钟，他终讪讪开口：

“我送了花，红玫瑰，足有一百枝。”

“谢谢。”她依然淡淡。对这个男人，有过欣赏与激